

白  
话  
精  
评

明史  
纪事本末

(二)

原著◎〔清〕谷应泰 译评◎田禾 杨军 韩世明

辽海出版社



历代纪事本末丛书



主 编：袁闾琨

副主编：徐 彻



### 历代纪事本末丛书

- ◎ 白话精评左传纪事本末（全二册）
- ◎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全十册）
- ◎ 白话精评宋史纪事本末（全三册）
- ◎ 白话精评辽史纪事本末（全一册）
- ◎ 白话精评西夏纪事本末（全一册）
- ◎ 白话精评金史纪事本末（全一册）
- ◎ 白话精评元史纪事本末（全一册）
- 白话精评明史纪事本末（全四册）
- ◎ 白话精评清史纪事本末（全二册）

ISBN 978-7-80507-222-7



9 787805 072227

ISBN 978-7-80507-222-7

定价：268.00元（全四册）

历代纪事本末丛书

主 编 袁闾琨  
副主编 徐 彻

白话  
精评 明 史 纪 事 本 末

(第二册)

原著 [清] 谷应泰  
译评 田 禾 杨 军 韩世明

辽海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史纪事本末/ (清) 谷应泰编撰.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1. 1

(白话精评历代纪事本末丛书/袁闾琨, 徐彻主编)

ISBN 978 - 7 - 80507 - 222 - 7

I. ①明… II. ①谷… III. ①中国 - 古代史 - 明代 - 纪事本末体 IV. ①K248. 0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2451 号

## 明史纪事本末

MINGSHIJISHIBENMO

---

主 编: 袁闾琨 徐 彻

责任编辑: 刘中平 丁炳麟 刘书友 段扬华 高 虹  
郭守信 王纯盛 于景祥 柳海松

责任校对: 曹中本 林 萍 刘 刊 孙桂清 刘 竞  
赵淑新 李俊民

出 版 社: 辽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电 话: 024 - 23284473

E-mail: sdj325@163. com

印 刷 厂: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0 × 225 毫米 1/16

印 张: 147. 75

字 数: 1654 千字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定 价: 268. 00 元 (全四册)

---

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 (010) 67482953

历代纪事本末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袁闾琨

副主编 徐 彻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炳麟      王晓岩      刘书友

刘中平      周文英      段扬华

黄中业

# 目 录

卷三十二	土木之变 .....	1
卷三十三	景帝登极守御 .....	13
卷三十四	河决之患 .....	51
卷三十五	南宫复辟 易储附 .....	86
卷三十六	曹石之变 .....	109
卷三十七	汪直用事 .....	132
卷三十八	平郟阳盗 .....	152
卷三十九	平藤峡盗 .....	168
卷四十	兴复哈密 .....	189
卷四十一	平固原盗 .....	211
卷四十二	弘治君臣 .....	225
卷四十三	刘瑾用事 .....	261

卷四十四	真镛之叛 .....	311
卷四十五	平河北盜 .....	322
卷四十六	平蜀盜 .....	352
卷四十七	宸濠之叛 .....	363
卷四十八	平南贛盜 .....	396
卷四十九	江彬奸佞 .....	415
卷五十	大礼议 .....	437
卷五十一	更定祀典 .....	488
卷五十二	世宗崇道教 .....	520
卷五十三	诛岑猛 .....	547
卷五十四	严嵩用事 .....	560
卷五十五	沿海倭乱 .....	600
卷五十六	李福达之狱 .....	641

##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

### 土木之变

英宗正统八年（1443年）夏四月，瓦剌（西部蒙古各部的总称）太师顺宁王脱欢死去，他的儿子也先继承太师之位。自从脱欢杀死阿鲁台以后，并吞各部，势力越来越强大，到也先继位太师以后愈益骄横。多次侵犯明廷的北部边塞，从此边境军事冲突开始多起来。

十二年（1447年）春正月，巡抚宣府（在今河北宣化县）、大同（今山西大同市）的金都御史<sup>①</sup>罗亨信上疏说：“瓦剌部也

---

<sup>①</sup> 金都御史：官名。都察院长官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以下设置此官。



先专门寻机挑衅，企图入侵，应该预先在直隶<sup>①</sup>北部要害地方，增设重要城镇，并增设土寨堡以作防御。不然，恐怕会留有大患。”这道奏章上报朝廷以后，兵部尚书邝（kuàng，音况）野因为畏惧王振，不敢坚持此议。当时参将石亨，想在大同所辖四州七县的百姓中，三丁抽出一兵。又下令，调拨军队多余人员屯田垦种，按着耕种地亩多少征收赋税。罗亨信上奏说：“蒙古瓦剌部势力方强，正在骄横之际，而我朝边民生活极为困苦，再加边地碱卤（lǔ，音鲁），土地瘠薄，如果按照石亨所说的去办，这是断绝百姓衣食之源，而逼民流落他乡。况且，从当今的形势而论，正应广布恩信，以结人心，不然，绝其衣食，则失去民心。”皇帝（朱祁镇）下诏，采纳这个意见。

十四年（1449年）春二月，也先派出使者二千多人进贡马匹，却冒称三千人。王振对这种欺诈行为很愤怒，便下令减其马价，并派使臣把这一决定通报瓦剌部，于是，双方失去和好。在这以前，也先派人前来进贡，从事翻译的人员为贪图蒙古瓦剌部所给的贿赂，就把明廷的虚实情况告诉了瓦剌部。也先提出要求与明廷皇室通婚，翻译人员私下擅自答应，而朝廷却不知道这回事。到这时，瓦剌部前来贡马，就说：“这些马匹是双方通婚的聘礼。”可是朝廷在回答瓦剌部的诏书中却没有允许通婚的意思。对此，也先越发感到羞愧和愤怒，于是便阴谋进犯大同。

夏六月丙辰日，夜间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明廷皇宫谨身

---

<sup>①</sup> 直隶：旧省名。明代称直属于京师的地区为直隶。从永乐初年建都北京（今北京市）后，称直属北京的地区为北直隶，相当今京、津两市、河北大部 and 山东、河南小部分地区。直属南京（今江苏南京市）的地区为南直隶。此指北直隶的北部地区。

殿突然起火，大火蔓延到奉天殿和华盖殿，奉天殿的各门全被烧毁。自从王振专权用事以来，多次发生灾异，王振对此却不知道稍加警惕和畏惧，其凶狠骄恣更甚于从前，而且蓄意讳言这些灾异之变。当时，浙江绍兴有山移于平地，当地官员不敢将这事上奏朝廷；又发生地动，遍地生出白毛，上奏朝廷，仍不警省。陕西有两处发生山崩，压埋人家数十户，山峦移动发出的响声持续三天不断，山峦移位达三里远，当地官员也不敢把详细情况上报朝廷。黄河改道，直接向东流进大海，淹没人家一千多户。王振新建一处宅邸，完工不过一个时辰，一场大火焚毁净尽。在南京的原皇宫宫殿也发生火灾，当天夜里下大雨，被焚毁的宫殿殿基上却长出荆棘灌木二尺多高。这以后，皇帝（朱祁镇）才下诏，大赦天下。

秋七月，也先图谋侵犯边境，其气势越来越嚣张。侍讲（翰林院官员）徐理（chéng，音呈）对其友人刘溥说：“看来，快要大祸临头了！”他让妻子赶快回归南方的家乡，其妻对于这次南迁很不理解，脸上颇有为难之色。徐理愤怒说：“你不赶紧回去，你不想再作中国女人了！”其妻这才离去。此后第八天，也先大举进犯，兵锋异常勇猛。大同官兵连连失利，所有塞外城堡，蒙古大军一到，便全部陷落。边境警报天天传到朝廷，朝廷就派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领，各率兵一万人，前去抵御。井源等人率兵出行以后，太监王振就劝皇帝（朱祁镇）御驾亲征。亲征命令刚刚下达两天，御驾起程，由于事先准备十分仓促，举朝文武非常震惊。皇帝命太师（三公之首）英国公张辅、太师成国公朱勇率领军马从行，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学士曹鼐（nài，音耐）、张益等人扈驾从征。吏部尚书王直以及

大小群臣，跪伏在宫阙门外恳请皇帝留驾，不予准允。十七日，命太监金英辅助郕（chéng，音成）王朱祁钰居守京师，每天早晨在宫阙左门西南接受群臣拜见。于是，皇帝偕同王振率官军五十多万人，到龙虎台地方安营扎寨。夜间一更时分，众军讹传谣言，自相惊扰，军中大乱，大家都认为出师不祥。第二天，大军西出居庸关，经过怀来，到达宣府。连日风雨交加，群情汹汹，前阵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紧急。随从的各个大臣连续上奏章，请求皇帝留驻车驾，王振大怒，令全部率军前去攻掠敌阵。尚未到达大同，官军兵士已经缺粮，饥饿而死的僵尸布满道路。瓦剌兵马也假装退避，以引诱官军深入战阵。

八月戊申为朔日（初一），官军来到大同。王振又想进兵北上，邝野请求皇帝车驾南还，王振伪造诏旨令邝野与王佐随同老营兵一起北进。邝野的坐骑以小步冲向前去，突然马失前蹄，把邝野摔在地上，几乎摔死。王佐整日跪伏在草丛中，请求皇帝南还。钦天监正<sup>①</sup>彭德清怒斥王振说：“日月五星的变化，已经向我们发出警告，不可再向前进。如果你执意向前，一旦有什么疏漏，陷皇帝车驾于草莽之中，你说由谁担其罪过？”学士曹鼐说：“我们作为臣子的，固然不足可惜，可是皇帝身系天下安危，怎么可轻率前进！”王振发怒说：“假如发生你们所说的那种情况，那也是天命如此！”这时井源等人从前线发回军事败绩的战报接连不断地传来。这天，天刚黑下来的时候，黑云像个大罩子似地罩住军营，然后雷雨大作，王振心里非常厌恶。这地正赶上前军传来消息，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全军覆没。

<sup>①</sup> 钦天监正：官名。明代设置钦天监以观察天象，设有监正、监副等官。

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秘密对王振说，大势不好，军队不可前进，王振这才有兵马南还的意思。第二天班师回京，大同总兵郭登告诉学士曹鼐等人，皇帝车驾南还，应走紫荆关，这样才可能保证不会遇到危险。王振不肯采纳这个意见。王振原籍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因为他想请皇帝临幸他的家乡府第，走了一会儿，他又唯恐大军所过损害他家的庄稼，已经走出四十里，再转而向东走。官军南还走到狼山（在今河北怀来县东），蒙古骑兵即将追上。十三日庚申时，派遣朱勇等人率领三万骑兵抵御敌军。朱勇这个人没有谋略，其军进至鹞儿岭时，敌军从山的两侧进行阻拦夹击，官军被杀掠殆尽。这一天，皇帝车驾来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统漠镇），时间尚未到晡时（下午三至五时），距离怀来城仅二十里，众将都认为皇帝车驾应该进入怀来城以便于自卫，可是王振却因为运载器械、粮草的一千余辆辎重车未到，便下令车驾留驻等待。邝野再次上奏章，请求皇帝车驾赶快进关，而以大军殿后，严加防守。对这道奏章，王振竟放在一边，不作回答。邝野又到皇帝行军营帐坚决请求车驾进关，王振大怒说：“你这个迂腐的儒臣，怎知兵家之事！如再胡说，必治你死罪！”邝野说：“我这是为社稷百姓着想，何怕你用死罪来吓唬我！”王振越发大怒，叱令左右硬把邝野拉了出去。于是，皇帝车驾便驻蹕于土木堡。这个地方附近没有水源，又正当敌人进军的要冲之路。十四日辛酉时，想要车驾起行，敌军已经逼近，又不敢轻易行动。人马喝不到水已经两天，饥渴难耐，掘井二丈深仍不见有水。其地南十五里有一条河，早为也先军队所控制。也先分兵从土木堡附近的麻谷口进攻，守口都指挥郭懋抵敌拒战，足足战斗一整夜，敌兵越来越

多。这时杨洪总领兵马驻于宣府，有人劝杨洪赶紧出兵冲击敌军的包围圈，皇帝车驾才可能突围出去，可是杨洪却下令禁闭城门，不肯出兵。十五日壬戌时，敌军派使者带着书信，前来约和。于是，皇帝召曹鼐草拟敕令同意约和，然后派两名通事（翻译）与瓦剌使者一同前去敌营。王振急忙传令移动行营，越过壕堑，向前行进，绕行回旋之间，军伍不成行列，已经大乱。向南未走上三四里远，敌军又从四面围攻上来，官军兵卒争先奔逃，势不可挡。蒙古铁骑冲破战阵杀了过来，他们挥舞长刀砍杀官军，并大声喊叫说投降者不杀。官军兵卒纷纷脱去铠甲，袒胸露臂，互相践踏而死者漫山遍野。那些扈从皇帝的宦官和勇士，身上被敌军射中的箭，就像刺猥似的。皇帝与其亲兵乘马突围却冲不出来，被敌军簇拥而去。英国公张辅，尚书邝野、王佐，学士曹鼐、张益以下，数百人全部战死。随从皇帝的大臣中，只有萧惟禎、杨善等几个人逃了出来。逃出的军士，爬过山岭，越过深谷，连日饥饿，勉强接近关口。官军骡马二十余万，连同衣服、铠甲、器械、粮草，全部被也先掠去。太监喜宁投降也先，并把中国的虚实情况全部告诉了也先。最初，官军兵败，皇帝下马面朝南盘膝而坐，当时随侍皇帝的只有喜宁一人，有一胡人，向皇帝索要衣服和铠甲，皇帝不给，那人想要加害皇帝。这个胡人的哥哥来到后，说：“这个人，可是非同凡人。你对待他，应与别人不同。”于是簇拥皇帝走出雷家站，去见也先的弟弟赛刊王。皇帝问道：“你就是也先吗？还是伯颜帖木儿？是赛刊王？还是大同王？”赛刊王听到这些问话大为吃惊，就骑马去见也先，说：“我的部下抓来一人，非常奇怪，这个人可能是大明天子吧？”也先就召问两个中国使者问是

不是皇帝，二人一见，大惊说：“是呀。”也先高兴地说：“我常常祷告上天，想要得到大元朝的一统天下，今天果然获得这样的胜利。”也先问众人有什么计策，其中一人名叫乃公，他大声说：“上天把仇敌赐给我等，不如杀他算了。”伯颜帖木儿大怒，他叫也先为“那颜”，华语意思为“大人”。伯颜帖木儿对也先说，“那颜，你怎能用这种人在你的身边呢！”并对那人下令说：“去！”然后极力劝也先说：“两军交战，人马不是身中刀箭，就是被互相践踏受伤，甚至还有压死的。今大明皇帝却单单既没被践踏受伤、压死，也没被击中刀箭，而且还询问那颜，询问我等，连一点惊恐和怨怒都没有。我等长期受到大明皇帝的厚恩和赏赐，如果上天怨怒于他，那不早就把他推倒在地上，可是上天不让他死，我等为什么还要逆天行事呢！那颜若是能派遣使臣报告中国，让他们迎回天子，那颜不就留下万世好名声吗？”众人都说：“者！”胡人所说“者”，乃“是”的意思。于是，也先就把皇帝送到伯颜帖木儿的大营，令他好好保护皇帝。当时服侍在皇帝身边的只有校尉袁彬，于是命袁彬派遣以前出使蒙古的梁贵，带着也先的手书，通知怀来守臣，手书中说到皇帝被扣留的情况，并提出索要金银玉帛。怀来城紧闭城门，不能进去，就用缒城绳。攀援进城。怀来守臣又派人把也先的手书送到京师，当天夜里三更时分，送书人从西长安门进入皇城，上报朝廷。十七日，百官集于朝堂之下，听到许多战败的消息，人们私相传告，都非常惊恐。散朝时，百官又看见战败的兵卒包着累累创伤回到京城，向他们打听皇帝的情况，都说不知道皇帝的下落。这天，皇太后派出使臣，用八匹马载着贵重宝物和绣花绸锦，皇后钱氏又尽力搜求宫中的东西带上，去

拜诣也先的军营，请求放归皇帝车驾南还。可是，却得不到也先的答复。

谷应泰说：古时治国有道的君主，都很注重戍守四方边疆。他们当国在位的时候，保境安民，固守疆域，并不随便生出兴兵动武的念头。所以，在汉武帝（刘彻）当国的前期，大臣王恢因为在马邑（今山西朔县）设下埋伏诱杀匈奴，反而获取大罪；汉元帝（刘奭〔shì，音示〕）时期，甘延寿斩杀西匈奴郅（zhì，音致）支单于，论功当封，可是宰相匡衡却议其矫制，不想封他为侯。这都是因为带领兵马远征略地，轻易挑起边境争端，实在不是一件小事情。何况，蒙古单于的营帐已经逼近关门，而大明天子（朱祁镇）乃万乘之尊，实系大明朝存亡之关键。怎可以像晋明帝（司马绍）那样窥视镇守姑孰（今安徽当涂县）的王敦，像战国赵武灵王（赵雍）那样突然闯入秦都咸阳呢？在还不清楚谁人图谋窃国的情况下，不应该亲身测试不可量的深渊，轻易进入虎狼巢穴的。

像明英宗（朱祁镇）这样即位未久，奸佞宦官王振即用事擅权，外有蒙古瓦剌部也先凶桀诡诈，非常狡猾地挑起边境战端。在这种时候，罗亨信提出备御土城，石亨提出拨军屯种，这都是事先预作防备的好办法。王直跪伏宫阙门外恳求留驻皇帝车驾，邝野坚决请求御驾回銮，王佐甚至为此跪请在草莽之中，这也是临事补救的好办法。可是，王振作威作福，由来日久，他执意坚持御驾亲征，遇有强敌又主张有进无退。然而，王振哪里是会盟诸侯于申的楚灵王（熊围），更非一心报效汉室无以家为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大凡自古以来嘻笑弄权者，都必须假借抵御外侮而固君宠，努力炙手可热者又最容易侥幸边功

以取富贵。这就是王振所以骑在马上左顾右盼，明知已经走入死地，却驱之若鹜的根本原因。以此，他使一朝天子坐不稳朝堂，而在十室一邑的小地方土木堡，企图躲避灾难。而这个时候的英宗皇帝，是仅能听进劝驾亲征之言，对于反对亲征的谏诤却连一句也不肯听的人。他是不是以为文皇帝（朱棣）亲征瓦剌是那么轻而易举，而宣宗（朱瞻基）自率大军巡视边疆又是他亲眼所见的缘故呢！因此，他专意效法鲁公（姬伯禽）讨伐淮夷、徐戎于济水的军事行动，也很推尊春秋时期“九合诸侯”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姜小白）北伐令支（北方少数民族）的举动。然而，彼此所处的时代，以及用人任事的情况，并不相同啊。

土木堡之变的事前，已有天变示于上，地变示于下，南京宫殿生荆棘，北京宫殿化尘灰，这可比之于汉元始年间梅福知道王莽必篡弃家出走，天下共主大周朝失去三川，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大军刚到龙虎台全军皆乱，刚出居庸关即连日风雨，接近大同时已经饿死的遍路，这可比之于苻坚（前秦的建立者）在与晋战于淝水之前竟有狗嗷叫于宫门，春秋时齐国出师其相管仲惊于战鼓发出浊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征兆呢？至于将军井源等人接连发回败报，朱冕又全军覆没，这时王振才开始有还军的意思，并定义班师，可是已为时晚矣！战国时魏安禧王（魏圉〔yǔ，音雨〕）由于畏惧强秦，虽然派出将军晋鄙带兵救赵，但却令其止军荡阴（今河南汤阴县），安禧王的弟弟信陵君（魏无忌）窃符救赵，杀晋鄙而夺其军；赵终因乏援，而受强秦平阳之辱，穆王（赵迁）被迫出降。明英宗就像战国时的魏王那样，只以武臣为师，不



肯听从诸大臣的恳切劝谏，以至招致军败将亡身陷北庭的耻辱。然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见欺于秦的楚怀王（熊槐）报仇雪恨的期望是不会落空的；秦朝末年，秦将章邯与楚国后裔项羽对峙；秦长史欣（即锐司徒，名欣）劝章邯与楚联兵抗秦，不然徒使妻子兴叹，祸及自身。所幸的是，周厉王（姬胡）虽然被“国人”赶到彘（zhì，音志）地（今山西霍县）死去，却有共伯和（一说为共国的国君，一说为卫武公）代行王政，后来又有鲁武公（即叔武）入守辅佐。如果也先听从那个名叫乃公的人所说的话，那么，英宗就如同和氏璧一样，进入强秦（喻指蒙古瓦剌部），还能够还归赵国（喻指明廷）吗？不然，像皇太后和钱皇后那样，即使把国中宝物、宫中钱财全都送给蒙古瓦剌部，也将人财两空，而招致宋徽宗（赵佶〔jì，音吉〕）、宋钦宗（赵桓）那样的祸患，命丧冰天雪地的北国，何能再南还回京呢！

然而，我对这件事曾持有这样的评论：宋朝寇準很有学问，所以他可以极力主战，而宋真宗（赵桓）却接受了契丹（即辽朝）的盟约；王振并没有什么谋略，本不该主战，而英宗竟骤然亲征。因此，宋辽的澶渊之盟，是宋以军事之强而丧其功，土木之变是明廷轻率举事而遭失败。王振首倡亲征身死沙场，喜宁叛主身遭斧钺之刑，即便如此，他们的罪恶仍是罄竹难书，所遭报应是上天不掩其幸，正是应该如此呀！宋为昭雪靖康之耻（1126年宋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去北国），就应当诛杀宦官童贯；贾谊在他写的书中就主张，把投降匈奴、为害汉室的宦官中行说（shuì，音税），抓回来而鞭挞其背。